

水乡荷花田

□夏牧

时光走进盛夏，荷花盛开了。这片连绵数百亩的荷田在西乡一隅，北边是小河，东西接公路，方方正正透出辽阔的阵势，挨挨挤挤渗出芬芳的粉红色。

这是老车林片的属地，即原来的车庄、林庄和曹舍等三个村的集合体，撤村并组后的三村，合一为车林村。车林村北临盐宝河与建湖的沿河乡为邻，向西便是楼王镇区和西塘河流域的西乡深处了，过去的车林村比较偏僻，交通不便，没有什么知名度。盐城通往西乡的青年路开通后，这里成为沿路通透的风景带。原本的低洼地势，一片沟塘伴河流，满眼的林木扶苏，芦苇遍野，村舍散落，炊烟散布，此时倒成了一道难得的水乡风景。更为便利的是，东西向青年路与南北向的省道及其乡道交汇于此，使这里成了纵横交错的交通要道、车流集中的井字型要冲，许多自驾车主行路于此，往往回望这原生态的自然景观。

看准这一崭新风貌特色的镇村领导，根据城乡的发展对农副产品与日俱增的需求，同时青睐农村风景观光消费趋势，果断调整农村经济结构，连片开发莲藕种植，一方面为各大超市提供常年性鲜藕，一方面为来往车流的过客提供观光荷花之景。七八年的实践下来，果然如此。便利的交通为鲜藕鲜藕带来顺道走俏的销路，而春夏秋冬季的荷花风景，为源源不断的过客提供了歇脚观光的景点。曾经的偏僻

之地，成了特色农业与传统农耕相辉映的新景观。

家乡田园同样是连片的荷花，红绿相间，别样出一派独特的田园风光。老家门前到正南的横塘河边，南北纵深大半里之长，过去是稻麦轮作两季制，布谷鸟叫黄夏金秋五谷丰登，而现在是一眼望不到尽头的荷藕花海连片。租我老屋长荷花的兴化汉子老李说，荷花好看但离不开水，脱水三日花必焉，花焉一日蓬蓬会减产，脱水三日必绝收。炎炎夏日荷花水耗特明显，一天一个分蚀色。因此赤日炎炎下的长藕人，总是跑南走北观察荷田水象，然后根据水情而持水泵软管补增荷水，一个夏天忙不停。

每年夏日，我总携二弟驾车回西乡老家，不仅是为回望孤独的老屋，还是应这长荷人之约，为一睹荷花盛开时的那份娇艳色。记得前年回探老家正雨季，上午还是烈日炎炎炎炎烤，而午后却悠悠然下起绵绵如丝线的细雨了，傍晚时分雨点变大。夜入阑珊，雨打荷叶特别响。一时难以入眠，索性打起雨伞走近荷田听雨声。看不见荷叶荷花夜沐轻雨时的状态，但想起“雨打芭蕉淅沥沥”的一句老歌词，想来荷藕与芭蕉都是硕大的叶，好有一比吧？那年在海南就曾见过雨打芭蕉叶上，流淌着一种蜗行的水泪美，荷花差不多也是这般模样吧。

想象间，不觉长荷的兴化汉子也打雨伞走过来。

他是兴化水乡垛田人，祖祖辈辈热衷于荷藕种植。四年前的他，只身一人承包这亩亩流转土地长荷藕，不知不觉荷藕已进盛年期。他知我著文也写诗，他也喜欢闲暇上网浏览诗文等，所以乐于和我走近。我问这雨会不会对盛开的荷花有影响？他说一般小雨中雨不碍事，滂沱大雨有影响，但我们这平原夏季无暴雨，且是下下停停再下下，不会有什么大影响。不信你明早起来看，雨停荷花将是另外一番清新相。

夏日之雨说来就来，说停就停。次日清晨雨止天晴，东方微露晨曦。但雨润的荷叶，依然青青翠绿，叶上滚动豆粒般水珠，荷花瓣上则是细密如霏的晶莹，随着微风晃动妙趣之美。岂止是美，更有淡淡幽香随风飘散，湿润的空气被这浮动暗香浸透出诱人的韵味。微呼深吸间，蓦见白鹭从南方飞来，盘旋眼前仿佛刻意的表演。耳闻“翻空白鸟时时见，照水红蕖细细香……”

正疑惑间，长藕汉子走近了。我知道他吟的是苏东坡的诗，想不到与泥土交集的他也有这雅兴，但细想与荷相伴的长荷人，焉能不知咏荷诗？他说白鹭栖居横塘河边芦苇荡，常态化翻飞这荷田间，或许是荷花的魅力吧。我欣慰他把这枯燥的农田打造成荷花遍野别样红的景观，让我的家乡盛产白嫩鲜藕的同时，多了一份诗意的美。但愿他年年岁岁长与此，年年岁岁荷花红。

小暑，即天气小热，还不是最热。小暑时节大地上便不再有一丝凉风，而是所有的风中都带着热浪。小暑节后有连续的东风，天气开始炎热，俗谚有“小暑东风十八朝，晒得南山竹也叫”，不过此时尚未热到极致，因此称为“小暑”。之后紧接着便是一年最热的“大暑”，民间有“小暑不见日头，大暑晒开石头”的说法。

小暑以后，盐城出梅入伏，接踵而至，盛夏开始，让人汗流浹背，热得难受，尤其是在农田里、在工地上辛勤劳作的人们十分辛苦。正如南宋诗人陆游的《苦热》中所描述的：“万瓦鳞鳞若火龙，日车不动汗珠融。无因羽扇氛埃外，坐觉蒸炊釜甑中。”诗人运用大量比喻来表现炎热的天气。房屋上的鳞鳞瓦片如同构成了一条条火龙，即使一动不动也会有汗珠滚落。自己不能凭借羽翼飞至酷热荒草之外，只觉得自己如置蒸笼之中，让人读来颇有感同身受之意。

伏日，也叫伏天，是“三伏”的总称。古人说：伏是“隐伏避暑”的意思，伏日祭祀，远在先秦已见著录。一是民间百姓都会选择这一天“晒伏”，把存放在箱柜里的衣服晾到外面接受阳光的暴晒，以去潮，去湿，防霉防蛀。还可以借着“晒霉”之举祛除一年的霉运，讨个吉祥如意。二是“六月六”百索子扔上屋。相传天上的牛郎星和织女星被银河分割在两岸，一年中只有“七月初七”可以相会。但中间横隔着一道银河，怎么办呢？所以六月六这一天，天下的儿童要将端午节戴在手上的“百索子”扔上屋，让喜鹊衔去，在银河上架起彩虹一样美丽的桥，以便牛郎和织女相会。三是“六月六”小白龙探母。因为小白龙犯了天条，被龙王父亲囚禁在很远的一个小岛上。唯有六月六这一天，龙王恩准其回家探母。小白龙由于探母心切，所以一路上昼夜兼程，带来了惊雷闪电，狂风暴雨，所以六月六要防大暴雨。所有这些民间传说，反映了小暑节气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及人们对小暑节气的看重。

小暑这一天，盐城的农事上，忌刮西南风，谓之“小暑西南风，当年田不丰”，意在庄稼歉收。同时，这一天也忌讳打雷，农谚有传说：“小暑一声雷，倒转变黄梅。”意思说会有连续阴雨，日照少，对农作物生长极为不利。另外，民间还有：“冬不坐石，夏不坐木”的说法。小暑过后，气温高、湿度大。久置露天里的木制椅凳等，经太阳一晒，便会向外散发潮气，久坐易诱发痔疮、风湿和关节炎等疾病。小暑节气里是人体阳气最旺盛的时候，“春夏养阳”。所以人们在工作劳动之时，要注意劳逸结合，保护人体的阳气，不能忽略对身体的养护，尤其要注意饮食的卫生，饭后不宜喝冷饮、热身子不能冲凉水等等。

农谚说得好：“小暑发棵，大暑发粗，立秋长穗。”小暑时节，农作物进入了旺盛的生长期，田间管理的各项措施要紧跟上去，若错过最佳生长期，将影响到全年收成。所以，秧田灌溉、追施肥料、喷药治虫、清除杂草等一着不能让，为夺取秋季农业丰收打下坚实的基础。

出梅入伏盛夏始

□任崇海

号子声声话脚车

□刘克强

小小车轴两头尖，
八根车轴倒颠颠，
上头杈子如跑马，
底下乌端子把水添呀呼嗨！
这是我小时候家乡流行的一首水车号子。

那时候，我们家乡主要农作物是水稻和麦子，而水稻从种到收都离不开水，麦子一割，就要上水插秧。水车工具有大风车、洋车、牛车、脚车等好多种，而最广泛使用的还要数脚车。脚车也是龙骨水车的一种，它由车轴、槽桶、拂板杈子、乌端子等100多个零部件构成，全部采用木材和木料打造，不用一根铁钉。踩脚车是重体力活，四个人同时用脚一步一步踩车拐（像是跑步机），驱动车轴，带动拂板杈子这个链条，经由槽桶顶端的乌端子从河沟里汲水上岸，输送到田间。一块七八亩的稻田，上满水要八个人踩一天的大车。他们四个人一班，用一种“线陀子”计时计量。线陀子插在车轴的一端，轴转线动，由下向上绕圈，绕完一圈为“一杠”，约25分钟换班。一杠下来，个个汗流浹背，气喘吁吁。为了鼓劲加油，常常用一种小铜锣有节奏地敲击，于是踏大车的汉子们就会兴高采烈地唱起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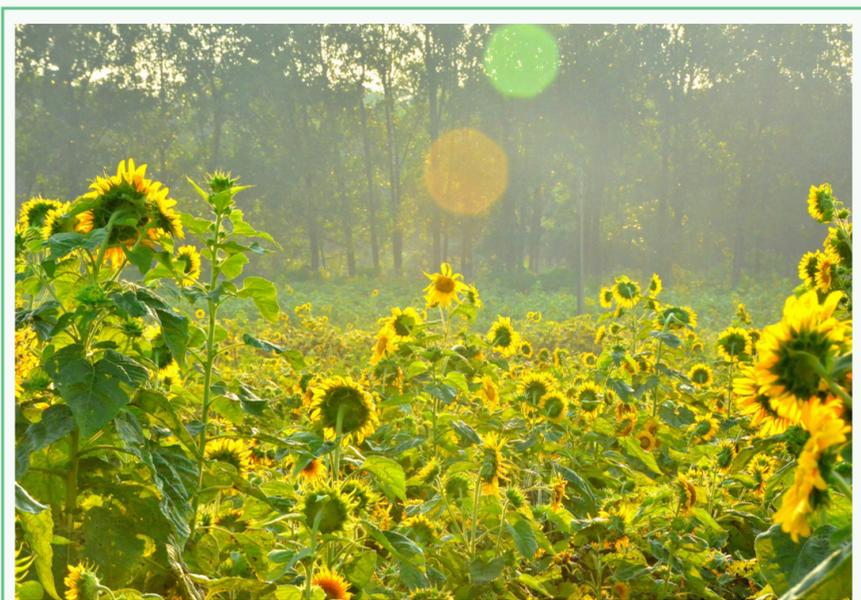
有的号子以古人名入曲，一人领唱，众人齐唱。日出东山红又红呼呀嗨嗨，
红龙红马是关公呀嗨嗨，
黑龙黑马张翼德啊，
白龙白马赵子龙呀嗨嗨！
有时就跟刘三姐对歌那样唱起来：
早上台呀正要来嗨，
山伯遇上祝英台呀，
同窗共读三年整哪，
不曾识破女裙钗呀喂……

若是两家相邻的脚车在一起水车，那就要看谁的号子多，内容好，“你唱罢了我登台”，就像踏车号子擂台赛，可热闹啦！
彼时，我们村里有脚车20多部。在那生产力低下的小农经济时代，脚车作为重要的大型农具，其作用是不容小觑的。作为农家的孩子，我十一岁就学会脚踏车了。其时，我的个子还不及扶手杠那么高！自然我对脚车有一种割舍不了的情感，就是因为蹬脚车是个重活，久而久之，练就了我的两条腿，特别能走路。现在我八十多岁了，每天走个万儿八千步，也不觉得累。

今天我们聊起了脚车往事是很轻松的，甚至还有点小浪漫。然而，在我的记忆里，关于脚车，也有许多苦涩的故事。
土改那年（1946年），我家被评为贫农，分得了九亩粮田，正好需要一部脚车作水车之用。而置办一部脚车，却也很不容易，拂板必须用杨树，杈子必须用桑树，光一个槽桶，就要用上两方杉木。而且，材料备了，还要请来手艺精湛的木匠师傅前来施工。七算八算，打造一架脚车的费用，起码得花五石稻谷，这在当时，也是不堪重负啊。

有了脚车，正常年景还好，要是遇到灾年，还是难以对付。1949年初秋发大水，村里千亩稻田一片汪洋，只见秧苗子在浪花中飘忽，如不排涝，势将颗粒无收，那时几乎所有劳力都被动员起来水车排大涝，就连我三寸金莲的小脚妈妈也不例外。经过几十个日夜的奋战，田间积水终于排出，然而稻田由于受渍严重，收成打了很大的折扣，平均下来，每亩地才收获了一百多斤稻谷，到了第二年，我们家乡便闹起了春荒（饥荒）……
悠悠往事，漫漫乡愁。

如今农田灌溉早已为机电代劳，甚至是数字化远程遥控搞定，当年的小小脚车已不见踪影，然而家乡流行的踏车号子，还不时在耳畔荡漾……



阳光灿烂的日子

盛近摄

花盆里的植物

□郭玉霞

了好几朵花。以后每年如法炮制，年年开花。

还有一盆葱，是踏春时，乡下表嫂在田里“啞啞”地铲了两小撮子，说：带回家慢慢吃。我剪下了根，埋在长过太阳花的花盆里，渐渐它又冒出新芽，长得郁郁葱葱。从此，炒个肉丝，炒个蛋炒饭，掐上几根，香气扑鼻。

夏天的太阳花，竟不知何时，长出了青枝绿叶，开出了一朵朵粉色的花来，待深秋，花谢了，没挖去的葱根，居然再次发芽，长成一根根青葱出来，就这样，随它们任意生长，一个花盆居然长出两季植物。

谷雨前后，在菜场看见黄瓜秧，欢喜不已，两元钱买了棵，花盆里栽上。两株圣女果，是超市里买的盒装小番茄，吃后，将几粒种子洗净晒干，再埋土里，次年居然也发芽，且长出长长的藤，长出阔大的叶

来。黄瓜率先开出花来，我用根小竹秆支撑着它，慢慢地它伸出细细的藤，线样，一圈圈地，缠绕在防盗窗的窗条上，不几日花根部结出个小瓜纽来；圣女果，长着长着分出岔枝来，探出头，缀满一个个的小黄花，数日，花落，结出青青的小果来。雨儿一下，花儿，果儿，玲珑剔透。晴朗的日子里，渐红的果子，在光的折射下，透着迷人的色彩，绿意顺着防盗窗的栅栏，爬得越来越高，越来越生机勃勃，一条又一条的黄瓜，恣意生长着翠生生的绿，我微笑着在窗口看着它们，它们何止是装饰了我的窗，它们送给我的是无限的生机和快乐。

它们沐浴的是阳光和雨露，还有我偶尔的关注，一次豆粕，一次淘米水，几次松根、培土，就将植物的韧劲和坚强，以最温柔的方式呈现给我，让生活充满无限的趣味。

纸扇送清凉

□邵玉田

却是感念之笔，是朋友的情，能让我常常记于心中。

就说庚子先生的那柄墨梅扇，水墨写意，缥缈超逸，水墨氤氲，清沁悠远，正好应对了元王冕的“不要人夸好颜色，只留清气满乾坤”的名句。

那扇在手，迎风挺举，芬芳自赏。如此清隽古雅，感受到了纸面上传来的阵阵清香。

再说绍兴铭桐先生的隶书扇，写得相对随性，收放自如，不拘泥于古法，在书法上重“意”和“趣”。“秀色可挹，媚色难除”，字里有画，画中有话，其中的寓意，一种淡然幸福，就像开得起沉着的又坦然的一朵花。

范亚仁先生是我退休后结交的朋友。教书育人，印象中的他，儒雅、亲切、满腹学问。范先生自2012年以来，短短几年，以唐诗宋词各三百首和范成大60首为题材，独自创作了600余幅水墨写意山水。在他的书房里，当我打开了那些一幅幅作品时，即刻心头曦光微漾，产生共鸣，并随着他的笔墨和思维，自在地舞动起来，几乎是各种各样的情感都在眼前的诗画中滋生、蔓延、涌动了。有感而发，写了《在诗书画中自由放歌》那篇文章。他那“种石得玉”水墨写意扇，是给我的回敬。每每在手，轻轻摇动，散发出一股爽达之气，沁入心脾。

同样，与袁元先生结识于退休后的晨练场地。市直企业的一位老总，离开职场，忽然对“诗书画印”产生了强烈的兴趣，且欲罢不能。先生赠我的《苏杭水调歌头》“明月几时有……”行书扇，是他特意为我而精心制作。情感的勾勒，是在写己人生之味。字里行间，有几次沉醉的狂放，气贯笔端，潇洒奔腾，意兴淋漓。一次次浸润此间，多少会感到良好的快慰。

炎热的当下，多数人置身于清凉的理想世界，靠的是空调和电风扇。而我，一人独处，依然钟情那一柄纸扇。

每当拿起手中的扇子，有花鸟纹饰，或者书画小品，画面上的意境就随风送进心里。

虚谷的墨竹扇面，送来丰茂幽静的竹风。如同读懂了季羡林老先生《一生自在》的深意——唯有顺其自然，才是最好的活法，保持心境的平和才能获得真正的心灵自由。

寄情纸扇，是对山水的抚摸，对云雾的承怀。从而，方知世界之大。“过往不恋，未来不迎，当下不负”。心无所住，清风徐来。手握纸扇，仿佛就是东晋时期名士王子猷“吾本乘兴而行，兴尽而返”，可以把那种率性而为、潇洒自适发挥得淋漓尽致。